

中国地学的百科全书(上)

◆ 刘源隆

时至今日，中国地质博物馆走过了整整 100 年，这 100 年对于中国是充满坎坷与艰辛的。中国地质博物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细胞组织，遭遇内乱和外侵，饱受流离失所之苦。直至新中国建立，才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。



■ 2010 年 9 月 20 日，习近平同志在视察指导中国地质博物馆时指出：“这是一个历史悠久、馆藏丰富、水平很高的博物馆。”

1840年，第一次鸦片战争，英国打开了中国紧锁的大门，随着英国炮舰而来的还有欧洲矿师。由此，列强在中国兴学办矿，客观上一门十八世纪在欧洲形成的独立科学——地质学在中国生根。

自19世纪中叶开始，洋务运动兴起，随着开矿的需求越来越大，地质矿学业逐渐被列为一种专门的课程。很多人知道鲁迅先生是弃医从文的，但很多人不知道，他其实是地质学出身。1898年10月，鲁迅先生入学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，学习地质学、矿物学及其它基础学科。他还出版过两部地质学著作，有《中国地质略论》，以及与顾琅合著的《中国矿产志》。

1912年，孙中山在南京组建临时政府，在实业部矿务司设地质科，留日归国的章鸿钊任科长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地质行政机构。1912年2月，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临时政府迁往北京，在北京政府工商部矿政司下设地质科，仍由章鸿钊任科长。次年2月，留英归国的丁文江任科长。

1913年，地质科改称地质调查所，规划和总管全国的地质调查工作，丁文江任所长。中国地质调查所是我国成立最早、在当时规模最大、成果最多的一个地质调查和研究机构，被蔡元培先生赞誉“为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研机构”。

成立之初的调查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缺少地质调查员，于是在地质调查所成立的同时，又设立地质研究所，名曰研究所，实为一个地质讲习所，先由丁文江主持，后因丁文江赴云南调查，改由章鸿钊主持。研究所第一批招收了30名学员，由章鸿钊、丁文江亲自授课。1914年，比利时留学归国的翁文灏任专职教师，“以中国之人，入中国之校，从中国之师范，以研究中国之地质者，实从兹始。”有了这批生力

军，地质调查所正式开始工作。

第一批学员的学期为三年，最后共有18人毕业，4人肄业，8人中途辍学。毕业生中，绝大多数都成为我国早期地质工作的骨干。“上下山谷间，纵横六七省”。在学习中他们随同老师，采集岩石、矿物、古生物等标本数千件。

1916年7月14日，地质研究所在北京丰盛胡同3号举行毕业典礼，同时举办“学生成绩展览会”，从师生三年来悉心采集的岩矿标本中精选917件进行展出，还有详细图说及野外调查照片。

这917件标本展览，就是现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的根源。

“丰盛3号”与“兵马司9号”

虽然1913年，地质科改称地质调查所时就有地质矿产陈列馆的设置，但有名无实。1916年2月10日，农商部总长周自齐签署《农商部伤》119号，任命地质调查局会办、技正丁文江为地质矿产博物馆馆长。“我们把1916年7月14日定为建馆日，因为此刻的博物馆有馆长、有机构、有典型事件，陈列和收藏从此被确定下来。”

从1916年博物馆的诞生到1928

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，再到1935年地质调查所南迁，是地质矿产陈列馆从奠基开始，逐步加快发展的时期。

1920年，章鸿钊、丁文江、翁文灏提请农商部为筹建地质图书馆发起募捐，黎元洪大总统带头捐款1000元，各界捐款共计39000元。1921年，在北京兵马司胡同9号建成地质图书馆，用其余额8000元为陈列馆添建两间展室，增加陈列面积400平方。1922年7月17日，新建成的图书馆和陈列馆举行开幕式。由此，地质调查所搬到了兵马司9号，而丰盛胡同3号全部作为陈列馆。

地质陈列馆从丰盛3号一隅的小房子，扩大至占据整个大院，陈列面积从最初的不足百平方米发展为1000平方米。最初矿物岩石室、地质系统室、煤铁矿产室和金属矿产室的四个陈列室，进而发展为七个陈列室，新增非金属矿产室和两个古生物室，并在原矿物岩石室增加动力地质内容，后又增加煤炭、石油、土壤和新生代部分；陈列标本从最初的917件发展至近万件，而未陈列标本拥有10万多件。

当时地质调查所虽然算是官方机构，但是在战乱频繁的年代，国家是没有太多经费划拨的。地质调查所在兵马司胡同9号先后建起3栋小

楼，而所有的经费都是通过募捐得来的，由此也可想见他们工作环境之艰苦。

“北京猿人”与“仰韶文化”

就在兵马司胡同9号，地质调查所搬迁到新址后，很快就有了两项震惊世界的发现。由此也让兵马司胡同9号成为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圣地。

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于1901年获瑞典萨普拉大学博士学位，曾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、万国地质学会秘书长。1912年，受聘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顾问，1920年他成为了地质矿产陈列馆第三任馆长。

1918年由安特生组织启动对北京周口店遗址的挖掘，在周口店经过十年坚持不懈的考古挖掘，最终于1929年由裴文中发现“北京人”头盖骨，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，是古人类学、旧石器时代考古学、古脊椎动物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研究中心一件划时代的大事，它为研究人类的起源及其发展，为再现早期人类的生活面貌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但可惜的是，所有“北京人”头盖骨化石在1941年为躲避日军抢夺，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送运往美国的

途中丢失了，其下落至今仍是一个谜。

2005年夏天，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清理库房时，突然发现3个神秘的标本箱，岂料，里面装的竟然是中国仰韶时期的陶罐和陶器碎片，由此揭开了20世纪20年代，中国地质调查另一项重大发现的尘封往事。

仰韶文化发现前，世界学术界都持“中国文化西来说”，通过仰韶文化的发掘研究，改变了学术界这一错误认识。

1921年4月，安特生前往河南，在仰韶村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，他发现了引人注目的彩色陶片。之后，安特生在仰韶一共发掘了17个地点，其中包括两条探沟。从仰韶村遗址出土的600多件器物上看，这里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安特生证明了在这个中原腹地的村庄地下确实存在着史前文化，依据国际考古界的惯例，安特生用首次发现地仰韶村为这个新石器遗址命名为“仰韶文化”。

1926年，中国政府和瑞典签订了一份协议，同意安特生把大约3万件未经修复的陶器和陶片运回瑞典，依托这些文物，安特生创建了“东方艺术博物馆”。这份协议还特别规定：研究后一半陶器和陶片归还中国，另一半归瑞典。

1927年至1937年间，安特生按照协议7次退还仰韶文物。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一大批文物丢失或损毁。而中国地质博物馆发现的3箱标本是至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批安特生归还的仰韶文物。

1922年，地质陈列馆以临时展览的形式第一次公开展出“仰韶文化”文物，成为中国考古学发端的第一个展览场所。以临时展览的方式展示重大科学发现和社会关注的热点、焦点问题也从此成为中国地质博物馆的一个优良传统。

杂技好男儿程海宝

陆林森



宝练习的第一个节目。这是对于胆魄和胆量的考验：他必须接连穿越前后放着两个圈，面前那个，上面插着明晃晃的尖刀；后面那个，放着熊熊燃烧的火焰。敢不敢穿越？能不能穿越？成败，就在于“敢”，或者“不敢”。初出茅庐的程海宝，如果退缩，那可就可就“一着不慎，满盘皆输”，以前的功夫全白练了，老师和其他学员就会说，程海宝的胆量，只不过如此。按照他的性格，这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。但见，练功场上的程海宝，蓄足劲，向前跑了几步，猛地一个鱼跃，“嗖”地一下便窜进了面前的那个“刀门”，接着，从“刀门”窜出，一下窜入了“火门”，转眼，又从“火门”窜出，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，稳稳地站起了身！

《刀火门》这个节目，其实并不难。要说难，比它难得多的节目还在后面。比如《大跳板》，与之相比，《刀火门》的技巧难度和惊险程度，只不过刚刚露出了“冰山一角”而已。

上海人民杂技团和上海人民评弹工作组（成立时的名称，后改称上海评弹团）是上海最早成立的两个文艺团体，它们都在煦园内。杂技团在东面的一幢三层楼楼房。评弹工作组在西面，也是一幢三层楼楼房。杂技团的工作人员比较多，共有40多个演职人员，吃、住，还有练功全都在这幢三层楼房内，显得十分拥挤。尤其使杂技团感到伤脑筋的是，演员们缺少练功的地方。楼外，有一块空地，成了演员们唯一的练功场地。他们经常在那里排练一些小型节目，但这块空地，很小，无法排练大型节目尤其是高空类节目。

1954年初，上海市文化局给市政府打了个报告，申请为杂技团新建一个练功房，解决演员没有地方练功的困难。经潘汉年副市长批示同意，杂技团在评弹工作组南面的一块空地上新建了一个练功房，面积296平方米、高八米，木质地板，从此，演员们有了练功的场地。为了进一步改善练功条件，杂技团后来在练功房的西面，又申请新建了一间练功房，面积150平方米，高八米，也是木质地板。

19.左右为难

劳大弓感叹地说：“金九银十，现在房价又涨了百分之三十。共和老路那间老屋，我要赎还，买主开价300万，涨了100万。今后上海市的房价从一、二、三变成三、六、九。中环每平方米3万元，内环附近6万元，市区要9万元。”

贺芳摆摆手说：“你住在养老院里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，当然不知道大院外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你知道吗？房价要大大跌下去了，要建保障房，限购限贷，还要出台房产税。一是房子多了，二是投机性买房被抑制住了，三是房产税增加了房子的持有成本，组合拳出来了，房间当然要跌下来。”劳大弓说：“想不到你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研究有那么深啊！”贺芳说：“当然。”

劳大弓是一个书生，是从掉书袋的角度来考虑房价的涨跌。他认为贺芳说得有道理，房地产拐点出现，房价已到顶点了。股市在2008年到达6000多点，冲到顶点了，接着就下跌了，一直跌到现在。楼市像股市一样，物极必反了，要跌了。想到这里劳大弓眼前放金光，他的共和老路的老房子将从当前的300万，跌到原价200万，甚至再会跌至150万。劳大弓可以赎回来，还可赚进50万。上海市市中心的房价也会下跌了，将来200万、300万的房子比比皆是。他想象着他的口袋里的300万元钱可是够买进一套类似陕西北路的高档房子，他同贺芳可破镜重圆。他感到全身燥热。

他抿了一口咖啡，已经冷却的咖啡让他头脑清醒了。他问：“你说的话有根据吗？”贺芳从包里掏出一张报纸递给劳大弓。劳大弓迅速展开报纸一看，通栏标题是：有效地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。另一标题是：年末楼市房价难“翘尾”。劳大弓盯着：第一句话是老生常谈，年年要抑制房价，年年没抑制住房价。第二句话是活里活络，年末房价可能涨也可能不涨。劳大弓对房价下降的期望值大大降低了。

贺芳脸上开了一朵花，充满着期待。劳大弓明白贺芳表示房价会跌，实际上是对他们的婚姻重归于好的向往，是对劳大弓还有

爱恋的表现，这是抛过来的一只彩球。劳大弓十分感动。在他心房里那个醒着的贺芳也在鼓噪：女方抛彩球，赶快去接。劳大弓把报纸还给贺芳，说：“房地产价格进入降温期，我们的恋爱是否进入解冻期了？”说完握着贺芳的手走出大岛咖啡室。

劳大弓回到宿舍，一夜无眠。窗布上出现了熹微的晨光，劳大弓折起身子靠在床板上左思右想。鱼肚色的光线变成淡红色的光线，朝阳已爬到窗口上来了，劳大弓的两只眼睛仍睁得大大的，思想斗争仍未结束：选贺芳还是挑冬雨？

劳大弓带着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，去食堂用早餐。他一边啃着油煎饼，一边仍在呆想着。当他仰起脖子漱口时，发觉冬雨坐在他桌边。他像睡梦中醒过来一般说：“你啊，也来吃早饭？”冬雨说：“你啊，心事重重，目中无人。”劳大弓感到她话中有话，联想到昨晚同贺芳的邂逅，心怦然一跳，急忙掩饰地说：“昨晚牙齿痛，没有睡好觉。”冬雨说：“你铜嘴铁牙，牙齿痛还能啃煎饼？”劳大弓谎言被揭穿，十分尴尬。

冬雨买了碗粥给劳大弓，说：“牙齿痛就喝稀的吧。”冬雨圆了场，给足了劳大弓面子。

早餐完毕后，劳大弓到阅览室看杂志。有一篇文章说：如今辨别女方是否有真心真爱，看她是否愿意同男方一起租房，或者一起贷款买房做房奴。这篇文章为劳大弓提供了一个择偶的标准：愿意跟穷汉穷爷一起租破房子，当房奴的女子就是好女子，就可当老婆。用这把尺子来衡量贺芳，她当然被淘汰了，用来衡量冬雨，她当然被选中了。劳大弓认为这个选择太简单，用不着绞尽脑汁了，昨天失眠一个晚上太可笑了。他似乎不花吹灰之力就做出了决定：同贺芳拜拜。

正在这时，手机的铃声响了，劳大弓一听是贺芳的声音，脆脆的，糯糯的，很有一股狐媚气，他的头脑中贺芳的形象如拉相片般又一张一张出现了：丰满的体态，乳白的肤色，还有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。他心房里贺芳又苏醒过来，蹦蹦起来：不要冬雨，不要冬雨。

老人相亲角

李俊伟

